

評書「聊齋誌異」選集

第 三 集

# 畫 皮

陳 士 和 講 述



## 編輯例言

一、評書「聊齋誌異」選集是根據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

二、陳士和的評書「聊齋誌異」共有五十個節目，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在可能範圍以內，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

三、這部選集出版以後，希望既可以作為廣大羣衆的通俗文藝讀物，又可以作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腳本。

四、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

(一) 能不動者不動；能少動者少動；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

(二) 儘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刪除帶有封建、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為了使作品完整，必要時在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劃上，也做一些增補的工作。

(三) 刪去冗贅重複的部分，並進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一方面保留作為口頭文學的評書的原有風格，一方面儘量使其簡潔精鍊，便於閱讀。

五、我們力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份口頭文學的遺產，但由於能力所限，一定會有許多不够妥善的地方，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 關於「畫皮」

何 遜

「畫皮」原見蒲松齡作的「聊齋誌異」卷一第十四段，是一篇有趣的寓言故事。這篇故事的現實性和典型性是很強的，因為這一篇故事表現了「我們看人看事要看本質，不要被假象所迷惑」這一基本意義的緣故。

評書「畫皮」中着重刻劃了三個人物。

頭一個是披着人皮的惡鬼，這個形象概括了社會上一切惡毒的兩面派。看來是個美人，實質上却是個要害死你，甚至於要把你開膛挖心的惡鬼，它見了大郎披上美人皮，見了二郎的老婆就披上老太婆的皮。忽而一副媚態，忽而一副可憐像，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一時貓臉一時狗臉；口蜜腹劍，笑裏藏刀；嘴裏說好話，腳底下使絆子；當面奉承，背地陷害，兩面三刀，陽奉陰違；這種人當面是人，轉面就是鬼。胡風不就是這樣的惡鬼嗎！社會上一切和人民兩條心的偽君子，不也正是這樣披着人皮的惡鬼嗎！這種東西除了陰險毒辣外，又加上卑鄙無恥；是社會上的敗類，人類中的渣滓！蒲松齡把他那個時代的這種社會現象概括在「畫皮」裏，寫成了這一段很有典型性的故事。這類東西的烟氣當時雖然被道士的葫蘆吸了進去，但至今並未絕滅，還需要我們來把它們消滅！因此現實性也是很強的。

第二個是太原王生。他見了披着人皮的惡鬼，就認為是「二八姝麗」——看來是一個年輕

的小媳婦兒，既不調查又不考慮，毫無懷疑的馬上就「心相愛樂」——甚至於僅僅看到後影兒就已經愛上了！「分明是鬼，當她是神」，「坐着牛糞不知道臭」，明明是禍却當作絕大的便宜，這是「才子加流氓」式的典型人物。既有書生氣——輕易相信惡鬼的媚態和眼淚，又有流氓氣——想從惡鬼身上討些便宜。結果被惡鬼「裂生肚，掏生心而去」——他那顆心是極容易被惡鬼掏去的！後來雖然活了，但却受了一次掏心之苦，而且換了一顆新的心。這種人物不僅當初太原有，到了現在，我們看到天津、北京、上海、蘇州……許多地方還是不少的，我們必需接受王生被挖心的血的教訓！

第三個是降妖的道士。他明明看出惡鬼在纏着王生，而且也有有效的法寶可以徹底消滅惡鬼，但他認為：「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明明是惡鬼，他却對吃人的惡鬼大發慈悲之心，姑息牠「修鍊多年才能化成人形的。」只把個不頂事的蠅拂給了王生，企圖嚇得惡鬼不戰而退。但惡鬼却不聽他這一套：「入了口的東西我還能吐出來嗎！」不但不退，反而進攻，除了把王生開膛破肚而外，把蠅拂也給攪折了！最後道士才被迫拿出木劍葫蘆等有效法寶來同惡鬼戰鬥，可是他原打算要搭救的王生却已經死了！這個人物是無原則的人道主義的典型。對惡鬼仁慈的結果，實際上起了縱容惡鬼殺害王生的作用。現在完全同這類道士一模一樣的人雖然沒有了，但認為「我們有木劍和葫蘆，只要掛個蠅拂，敵人就不敢進攻我們」的却還大有人在呢！因此，這個人物現實性也是很強的，我們必須記住「見蛇不打三分罪」、「殺惡人即是行善」這兩句古話，更需要記住「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句警言！

這也就是我們在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中，在許多文章裏常常引用「畫皮」故事的緣故。「畫皮」原作僅一千二百字，被陳士和發展成爲一段有五萬字的評書，對原作有了許多豐富增補，這是很好的。但，陳士和對這段寓言的認識是不夠的，他在「畫皮」中寫了一段足以說明他對「畫皮」的認識的主題歌，原詞是這樣的：

嘆世人，

多不悟。

捨己妻，

愛人婦。

一腔好善心，

所行非正路；

報應不容情，

惡滿遭羞辱。

悔過改前非，

天理還可恕。

顯然，陳士和僅僅把「畫皮」的主題放在勸導「世人」不要亂搞男女關係上面去了，這樣就把「畫皮」的主題弄狹隘了！這還不算，在展開主題的同時還大力的宣傳了「善惡到頭終有報」的宿命論思想，而這種思想是起着鞏固封建社會秩序的作用的。這個主題和這種思想自始至終貫串在評書「畫皮」中。

那麼，我必須根據我的認識，對評書「畫皮」從新加以處理，我的認識也表現在經我整理後的這段主題歌裏，是這樣的：

嘆世人，

多不悟。

明明傷人處

却當多情婦，

勾你入迷途，

引君行錯路。

當面人，轉面鬼；

笑在臉，凶在腹。

一旦露出真面目，

可憐開膛又破肚。

從今改前非，

鬻子還可怒。

這樣就把勸人不要亂搞男女關係的主題變成提高警惕性別被假象迷惑的主題了。

因此我整理這個段子時，合乎我這個認識的就都保留了下來，不合乎我這個認識的就都刪了。此外在語文上也作了很大的修改，那些半文半白的話絕大部分我改成白話了。

其他，我還刪了一些無味的說教和多餘的解釋，以及一些庸俗的描寫，如「陳氏吃黏痰」之類。這雖然與原文不合，但我想整理它的目的是爲了使讀者多少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好處，其中那些對讀者有害無利的東西雖然與原文很合，我看也無需保留的。

這樣，經我整理後就只有兩萬六七千字了。

評書「畫皮」講稿速記者爲張奇曄。

## 畫皮

山西太原府某一縣，有一位姓王的，是個秀才。這位秀才長兄，有個弟弟，人們都叫他王大郎王二郎。哥兒兩個也不過就差個兩三歲。這位王大郎也就是二十四五歲，王二郎呢，也不過就是二十一二歲，哥兒倆全都娶了媳婦兒啦。二郎的媳婦兒娘家姓什麼，咱們不知道，這王大郎啊，娶妻陳氏，是一位賢慧的女人。

別看王大郎是個秀才，人性可挺糟，怎麼糟呢？最喜歡追女人，走到街上，只要瞧見有個美貌的婦人，或者是姑娘，他必須要評頭論足，滿嘴裏頭胡說一氣！別管跟誰走在一塊兒，就說：「兄弟，你沒瞧見？前邊過去這女人多好！啊，你看，身量兒，模樣兒，可惜就是一樣兒，脚大一點兒！」其實人家脚大脚小可礙着你什麼啦！

他的品行雖然不好，可是他媳婦兒——陳氏爲人很好，多少也識些個字，知書懂理。爲了自己的丈夫這種不正當的行爲，只要是夫妻倆坐在一塊兒呀，沒有短了勸他，勸他怎麼樣？他不聽啊！他不但聽。瞅冷子還跟太太瞪眼：「得得得，別說啦！你這嫉妒都出了奇啦！一提起來，就是這件事情，一提起來，就是這件事情，我的行爲不好，與你什麼相干？沒缺你吃，沒缺你穿，不就完了嗎？你天天兒嘮裏嘮叨，你嘮叨什麼？你！」碰巧嘍就許把陳氏打一頓，威嚇一頓，就因爲這個，夫妻二人常常拌嘴打架。說什麼大奶奶也打不過拌不過他呀！只好就

是忍着。

再提王二郎的兄弟王二郎，您別瞧哥兒倆是一母所生，「龍生九種，種種各別」呀，同大郎的性情是大不一樣，爲人極其忠厚老實，一點兒不對的事情，人家也不作。哥哥的所作所爲，二郎一點兒也瞧不上。親弟兄，他有這些個不好的行爲，是不是應當得勸勸？勸他，他也得聽啊！你跟他一說，他把眼一瞪：「你不用管我！你幹你的，我幹我的！我做這事情不好，不好礙不着你！」幾句話就把二郎給噎回去啦！氣的二郎能自個兒在自個兒屋裏頭掉眼淚：「怎麼遇見這麼個哥哥！所作所爲，一點規矩的地方兒沒有，說勸勸他吧，他還拿出作哥哥的派頭兒來申斥我！這麼辦？遇見這麼個哥哥怎麼辦！」幸而自己的太太呀，人也挺好。勸解：「得啦，雖然是親弟兄，說着聽呢，更好。不聽也只好慢慢的勸解吧，反正咱們說過啦！」日子一長，二郎不願意再受哥哥的這種委屈，跟自個兒的太太一商量：

「咱們搬出去吧！我實在沒法子跟他一塊兒住啦！這是咱們自己在屋裏說，別的不可惜，可惜咱們的嫂子，挺好的人給了他啦！你說，你能指出咱們嫂子哪點兒不對來！一派正氣，規規矩矩。對咱哥哥，說也不聽，勸也不聽，一來一瞪眼，分明是他的理由不對，嫂子的理由對，我要說幾句稍微有點兒護着嫂子的話呀，他還回話來，能够把嫂子臊的恨不能要自盡……」

「那麼怎麼樣？」

「乾脆呀，咱們搬開！決不能跟他在一塊兒住啦！」

二奶奶一聽：「這話可也對！挺太平的日子，爲勸哥哥，三天一抬槓，兩天一拌嘴的，挪開呀，也好！」



二奶奶同意二郎的辦法。先跟嫂子說說，嫂子沒有意見：「那也很好，省得讓兄弟跟他生這些個閒氣！」

跟大郎一說，大郎這麼一聽啊：「噢，打算要跟我分家，行啊，分家就分家吧！你翅膀不是長硬啦嘛！好，單過就單過！分，咱們就分！」

大郎一點頭，二郎馬上跟他定日子分家，立好字據，哥兒倆一個人一處房子，一人幾十畝地，雖說分了家，吃喝也都不算爲難。分家之後，哥兒倆還住在一條胡同兒裏，大郎住在偏着東邊一點，路北。二郎呢，偏西邊一點，路南。相離着也就是兩三個門兒——俗語兒就叫「斜對門兒」啊。從這兒，就算各過各的，誰不礙誰啦！

單說這位王大郎同幾位朋友公立了一個文社，爲的是沒有事的時候，大夥兒都湊合在一塊兒說說講講的。有一天他在文社聊來聊去，聊的天不早啦，少說也有三更天左右啦！

「嚇，這天可不早啦！自己只顧得撒開了一通足聊，鬧的這麼晚！明兒見吧！明兒見吧！」有在文社裏住着不走的人，就說：

「別走啦，熱熱鬧鬧地在這多聊會兒，索性在這兒住下，天亮再走得啦！」

「不不不，我得回去！好在我離家不算十分遠。」

王大郎出了文社，正趕上大月亮天兒，通亮通亮的。他回家這條路是東西的道，兩旁邊不是墳地就是樹林子，他走着走着忽然間這麼一抬頭，「噫！」就見由起大道的北面兒，從一個小岔口兒裏出來了一個女人，走道兒一扭一扭的，似乎已經走不動的樣子，手裏頭提溜個包袱。她走出來往西一拐呀，還往前走。王大郎在她後邊兒呢，相離着也就五十來步遠，在後頭瞧

着她後影兒，心想：「我可不知道這個女子，是個姑娘啊，是個媳婦兒？瞧她這身子倒挺窈窕的，可不知道她的像貌怎麼樣！這麼辦，往前趕一趕，看看她倒底長的什麼樣兒！」心裏想到這個地方，把脚步放快，往前就追，贈……趕到竄過這個女人頂這麼兩三步遠啦，回過頭來趁着月光這麼一瞧，嚇！別提够多麼好看啦！是個少婦，頂多也就是十八九歲，手裏頭提溜一個包袱，走的慌裏慌張的。看明白啦，把自己的脚步可就放慢啦，就在人家後邊——可就沒有原先離着那麼遠，一邊兒走心裏頭一邊兒嘀咕：「哎呀，說話這天可就頂四更啦！你說一個年輕的少婦，也沒有人跟着，哪怕你騎個小驢兒呢！連個小驢兒都沒有，這是上哪兒去哪？是由婆家上娘家呢？還是由娘家上婆家呢？年輕輕兒的，一個人走黑道兒，這事情怪啊！」這個婦女一邊兒走一邊兒往旁邊扭臉兒，左瞧瞧右看看。「不用問啦，多一半兒是個私奔的婦女！看這樣子可像！哎呀，長的可真好啊！他要是個私奔的婦女啊，這麼辦，我趕過去一哄她，就許能把便宜哄到手。能够吓唬她的地方就吓唬她，能够哄她的地方，我就哄她。對，就這麼辦！」心裏想到這個地方呀，把脚步放快，又竄到人家前邊兒來啦！竄到這婦女的前邊兒有兩三步遠的工夫，走着好好兒的，瞅冷子這麼一回身：

「哎，這位大嫂，您請留步，請留步！」

這女人吓了一跳，緊跟着人家就站住嘍：

「你有什麼話說嗎？」

「是，我問問您哪，天都到了這麼晚啦，您也沒有坐車，也沒有騎着牲口，獨自一人打算到哪兒去呢？」

「這可奇怪啦，你也是個走道兒的，我也是個走道兒的，你過來這麼冒冒失失地問我！唉！我要有什麼憂苦之事，你能分憂嗎？你能給我解愁嗎？既不能給我分憂又不能給我解愁，你是什麼意思呢？」

「噢，不不不！大嫂，您可別那麼想，平素有這麼句話呀！『世上的人哪，就得管世上的事。』我也不敢說我是一片好心，您看，這地方兒除了樹木，就是坎塹，也別管您這是由婆家上娘家去，也別管由娘家上婆家吧，保不住呢，就許找不着道兒啦！天這麼晚，您的心裏頭能不害怕嗎？您提提您的婆家或是您的娘家在哪兒住，我任什麼事沒有，我好送您一程啊！把您送到娘家也好，或是把您送到婆家也好！大嫂，我這是一片至誠的苦心，我……我這是爲您着想，大嫂，您可不要多心！」

「噢——」這個女人點了點頭，又端詳了端詳這位王大郎。「噫！要提起我的事情來呀，不管誰聽見哪，也得替我難過！」

「是的，是的！大嫂，您這不是還沒說哪嗎，我就覺平着有點兒難過啦！您可以談談，談談！」

「唉！跟您這麼說吧，我苦死啦！我娘家爹爹，在我幼小兒剛一懂事的時候，他老人家就去世啦！不怕您笑話，我們是個貧寒人家！我就是一個娘，我這個娘對於我……就因爲日月不強，沒吃少喝，好狠的心，她貪圖人家的銀錢，就把我給賣了！買我的這個主兒，是個趁錢的人，花言巧語把我哄過來之後，一點兒都不知道疼人！這還不算，尤其是他太太太對於我……唉！談起來，就叫人心裏難過！每天價，黑下罵完了，白日罵；白日罵完了，黑下罵；瞅冷子罵生了

氣，過來乒乓打我一頓！就這麼過下去，大爺，我這個人非叫他們生生給折磨死不可！實在受不了啦！我也不怕您笑話我，得了便，我就偷着跑了出來，您算，一個偷跑出來的女人，敢在白天走嗎！要讓他們給追上，我還活的了啊！」

「哎喲，嘖！嘖！這話說起來，原來是受苦受難的一位大嫂！哎呀，太殘忍啦！這麼好的人，他就忍心這麼蹂躪您！大嫂，剛才您已經談過啦，爹娘是沒有嘍，真格的嘍，就沒有個三親六故嗎？您要有個三親六故——孀娘家呀，或者是大娘家呀，姑姑家要不然是姨家呀，您想一想，在什麼地方兒，您指個地點，也甭管是離這兒遠近，也甭管我跟着受多大的累，救人救到底嘛！我把您送到親戚家去，省得您哪在外邊兒這麼漂流着！」

「喏！聽您這麼說，可能是剛才我跟您說的這話您還沒聽清楚，沒告訴您嗎，三親六故一概都沒有啦嗎！」

「什麼樣的親戚都沒有？」

「沒有！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別管我死在什麼地方兒，也比讓他們把我折磨死強的多呀！」

「噢，大嫂，說起來可真是太苦啦！」

您別瞧王大郎嘴裏這麼說，心裏頭哇，蹦……一通兒亂蹦，這份高興啊！「哎呀，嘿！這便宜算叫我檢着啦！這個人算歸了我啦！行，親的近的一概沒有，行，哈哈！再跟她一套弄啊，碰巧就許行了！」腦筋這麼一動，嘴裏頭跟着就往外說：

「大嫂，親戚也沒有，連個至近的朋友也沒有，真叫是苦哇！這個……大嫂，要不這麼辦，您哪……您哪……這個這個……哈哈，哈哈！大嫂，您說這……」

「這位大爺，瞧您這樣子，您一定是很慷慨的人，您既想救我的性命，有什麼話您就直接地說出來吧！」

「是的，大嫂，我不敢冒冒失失說，大嫂，人心隔肚皮呀，作事兩不知，我說出我這個打算來，假如大嫂您要是信啦，知道我是個好人，知道我這是誠心誠意救您，這還好；假如您一多想，我這份好心可就當了驢肝肺啦！」

「哎呀，這麼一說起來，您有顧慮？」

「對了對了，我顧慮的就是這個地方兒！」

「您可別看我歲數兒小，我可不是糊裏糊塗的婦女，您爲我着想，誠誠實實的救我，我哪兒能够把您錯想哪！有什麼話您只管直說吧！」

「哎，是的，是的！幸而……哈哈，遇見大嫂您這麼個明白人，稍微糊塗一點兒呀，這話簡直我還不敢說。剛才我要說什麼呢？大嫂，我要跟您說這個，您看，您看，就由起腳下說，往前再走，走不了多遠，就到我家啦；天呢，已經這麼晚啦，您脚也不大俐落，再說走了半夜也累啦！您……您不如跟着我……到我家裏去休息一晚上，頂到明天哪，您慢慢兒地想，也可能想起來您遠一枝的，也許還有個親戚，或是再遠一枝的，也許有個本家，只要您一想起來，別管離這兒有多麼遠，我一定把您送到您的親友家。啊，大嫂，我是這麼個打算，可不曉得您的想法兒怎麼樣？」

「哎喲，這麼說起來，您可真是一位誠實的君子！」

「哎，那您太誇，您太誇我啦！君子這兩個字我雖然不敢當，可我的確是個好人！日久天

長，您慢慢品……」

「這麼說起來，叫您分心受累啦！我這麼一個孤苦伶仃的人……我這兒謝謝您啦！」

「啊，不不，不客氣，您不用客氣！好吧，大嫂咱們走吧！我給您拿着包袱，您拿着怪累的！」

「不用，也沒有什麼要緊東西，我自己拿着吧！」

「好吧，好吧！」

嚇！王太郎心裏頭跳……一邊兒跳哇，一邊兒心裏想：「哎喲，想不到哇，這樣便宜事，楞會讓我給趕上啦！行，這就頂九成兒啦！我拿話再稍微一引導她，就得上我的圈套！」

心裏這麼想着，高高興興地沒有多大工夫兒，就來到王太郎的門口兒了。

到門口兒，用手一推，街門就開了，——虛掩着呢。怎麼？家裏頭歸里包堆就是他太太跟一個老婆兒，沒別人，連他才三口兒；住的又是兩個院子，她們住在裏院兒，北房，前院兒有東房，西房，他出去的時候，有個回來的早，有個回來的晚的，這街門呢，也就虛掩着，一推就開，爲的是方便。王太郎進來推上門，往旁邊一閃身兒：

「大嫂，您請吧，您請吧！這就是我家！」

緊跟着這女人就進來啦！他回身把門推上，慢慢兒地把牽關兒牽好了，該頂的頂上，該鎖的鎖上。全都拾掇好啦之後，就奔東屋來了。這東屋是裏外間兒，王太郎先進到屋裏，在桌子上摸，摸着火紙籐籐，敲石取火，吹着了火紙，把屋裏的燈點着了。這女人跟着也就進來了。先找個地方兒，把她提溜的這個包袱擱下，往兩旁邊兒瞧了瞧，這王太郎笑嘻嘻地，那份殷勤就甯

提啦！

「大嫂大嫂，您請坐吧，够累的啦！再說腳也小……坐這兒，快坐這兒歇會兒！」

「哎喲，我瞧這樣子，這是前院吧？」

「對了，這是前院兒書房！」

「您這後院誰住呢？」

「後院……這後院兒是……是這個……哈！後院是我的內人在那兒住！」

「噢，您有太太！」

「對……對了！」

「那您不把我帶到後院去，帶到這屋裏來，這是怎麼意思？」

「不不，我這也是爲您着想啊！……我們賤內常常地好串門子，嘴不嚴，她要知道我把大嫂陪到家裏來，她就當作一件希奇事情啦！保不住跑到街坊家，張家長，李家短的這麼一說。入多，嘴就雜呀，往外一吵嚷，傳來傳去就許傳到您家裏去。到這時候兒這個禍呀可就大了！我，我是好心，我不怕，我爲了救人，說到哪兒去，我也有理！可是大嫂，要把您弄回去，您想，能够輕饒了您嗎？沒有這個事，還天天打，天天罵哪！一有了這個事，您得受多大的痛苦哇！我不是爲您着想嗎？爲了這個，我就沒敢把您陪到我們後頭去，不敢讓我們內人知道！」

「噢——您想的真是太過啦！」

「那是您誇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哇，未曾辦事得防備後來。」

「是的，我也沒個親的己的，但分有個親的己的，我不也就投奔到那兒去了嗎！幸而遇見

您這麼一個仁德的君子，把我帶到您家裏來。唉，這麼一來不定得在您這兒叨擾多少日子哪！

「那沒有關係，您住多少日子我都樂意，這麼說吧，反正我對您決不變心就是啦！」

「今後常年的在府上叨擾您，穿您的衣，吃您的飯，我也有點兒居心不忍……」

「算……我是打算這個……」

說到這兒這女人臉上一紅一白的，羞羞答答。王大郎這麼一瞧，心裏頭跳……又這麼一通兒亂跳，心說：「有邊兒！行啦！大功已成！」

這女人說：「大爺，我跟你說出這句話來，您可別笑話我……您要是不嫌棄我呀，我……我打算給您……給您作個偏房側室，您……」

「嘿……哈哈！」

書要簡言，這位王大郎今天就在這屋安歇了！

一連就是四五天，倆人吃在這屋裏吃，喝在這屋裏喝。吃飯的時候兒，她是不是自個兒上廚房做飯去？是她做飯去。她拿準了這個時候兒啊，容老婆子作完了飯啦，伺候太太吃去啦，火也騰出來啦，她趕這時候兒來，快快兒地一做，做得啦，偷偷兒拿回屋吃去，就這麼着又過了好幾天！

這家裏頭，太太連前院兒都不去，說不知道還可以；外頭院裏屋裏頭多了一口人，這老婆兒能不知道嗎！倆人在這屋裏說話的時候，能够淨小聲兒嘀咕嗎？決不能够吧！說話聲音一高，保不住就讓老婆兒聽見啦！這老婆兒一注意呀，好！仔細一看「咦！嘿！我們這位大爺可真有兩下子，這從哪兒弄來這麼一個漂亮的小媳婦兒來呀！啊！」瞧樣子他們倆非常的秘密、親熱，



這老婆子就把這件事報告給陳氏啦！

「太太，報告您一件事，可了不得啦！」

「喲，什麼事呀，你這麼大驚小怪的！咱們家有什麼了不得的事？」

「唉呀，太太！也不知道咱們大爺從什麼地方兒勾了一個小媳婦兒來！長的這個漂亮啊！看樣子大概到今天哪，怎麼也來了頂十來天啦！」

陳氏這麼一聽，當時就把臉氣白啦！「哎喲！哎呀，大郎啊，大郎！怎麼勸你，你是怎麼不聽啊，你這種行為也太難啦！唉！」長嘆了口氣，當時把火兒壓了下去，沒理這碴兒！

又過了兩天，王大郎到陳氏屋裏來啦，進屋來，沏了碗茶，坐在旁邊兒喝茶。這位陳氏可實在憋不住啦！

「你既來到我這兒啦，夫妻嘛！我看出這是利，我就告訴你這是利，我瞧出這是害，就得告訴你這是害，利害要分明。真格的啦，可惜你念過那麼些個書，你怎麼連利害都分不清呢？」說到這個地方呀，這陳氏才問他：「我問你件事！」

「什麼事，你說！」

「前院那個女人在咱們家住了幾天啦？」

「啊……」

「這個女人，是從哪兒來的？」

「啊……」

「你為什麼始終不告訴我呢？」